



泥河  
一頁至七十六頁

螢川  
七十七頁至  
一百六十三頁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河·萤川/(日)宫本辉著;袁美范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327-5577-6

I. 泥… II. ①宫… ②袁… III. 小说—  
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7268 号

HOTARU-GAWA/DORO NO KAWA

by MIYAMOTO Teru

Copyright © 1978/1977 MIYAMOTO Teru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 
MIYAMOTO Teru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泥河·萤川  
萤川·泥の河

[日] 宫本辉 著  
袁美范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  
责任编辑 于婧 刘玮  
封面设计 清月

图字: 09-2010-26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4 字数 59,000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577-6/I·3276

定价: 23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7602918

泥河



堂岛川与土佐堀川汇流为一后，改称“安治川”，注入大阪湾。川与川衔接处建有三座桥，分别是昭和桥、端建藏桥与船津桥。

稻草、碎木块、腐烂的水果在土黄色的河水中载浮载沉，缓缓漂向下游，老旧的市营电车慢吞吞地驶过桥上。

安治川两岸净是船公司的仓库，泊满了无数的货船，名虽为川，但实质上已隶属大海的水域。反观堂岛川与土佐堀川的景致，均是并排成区的矮小民房，向上游一点的淀屋桥、北滨一带大楼栉比的大街延伸过去。

岸边居民并不认为自己居住在大海附近。在河川与桥围绕之下，耳边时时传来市营电车、三轮汽车震耳的噪音，委实难以令人联想到大海的风情。唯独满潮时，海水推拥着河水逆流，在河畔住家的正下方掀起波涛，再加上不时飘来海潮的气息，才使人们想起大海就在不远之处。

河上终日可见碰碰船<sup>①</sup>拖曳着大木船穿梭往来。这

些碰碰船不过大如方舟，却取了“川神丸”、“雷王丸”这等夸张的名字，唯有以多重油漆涂饰脆薄的船体聊掩寒碜，这也巧妙地言明了船夫们过得何等拮据。下半身杵在狭窄船舱的船夫们，只要以异常坚决的眼神斜瞪桥上垂钓的人们，那些人便连忙收回钓线，将垂钓场所移往桥头边上。

夏天，几乎所有爱钓鱼的人都集中在昭和桥上。桥上拱形的大栏杆提供了最佳的乘凉场所。在艳阳高照、燥热难当的日子，钓鱼的人们、路过顺便观看钓鱼成果而迟迟不忍离去的人群，还有一些茫然注视着碰碰船喘不过气般在河上吃力前进、划破笼罩水面上虚幻的金色炎阳景色的人们，都伫立在昭和桥一角阴凉的地方吵吵闹闹。由这座架在土佐堀川上的昭和桥望去，侧岸的端建藏桥边，有家柳食堂。

“叔叔下个月要买货车了，这匹马送给小雄好吗？”

“真的吗？真的要给我？”

夏日的阳光从店门口照射进来，在这名男子的身后形成光圈。这名男子总在午后驾着马车驶过端建藏桥，而后在柳食堂打开他的便当，用完饭后再要份刨冰来吃。在这

---

① 一种小型蒸汽船。

段时间，马儿乖乖地待在店门口等待。

信雄走到正在烤“金镢烧”<sup>①</sup>的父亲身旁，高兴地说：

“叔叔说那匹马要给我哪！”

“我们家这父子俩可是不懂什么玩笑话的。”

母亲贞子一边在刨冰上倒糖汁，一边紧紧盯视着。

马在此时难得地嘶叫起来。

昭和三十年<sup>②</sup>的大阪街道上，汽车数量急速增加，但是依然可见这类仰赖马车为生的男子身影。

“狗啦猫啦，房间里还有三只小鸟哩，爸爸要比小雄辛苦多了……到最后竟然要养马，这可真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”

男子大笑起来。

“不懂玩笑的是妈妈。喏，小雄。”

男主人晋平说着，将一块“金镢烧”递到信雄的手上。信雄脸略朝下，翻眼瞟视父亲，似乎不满老是吃“金镢烧”。

“老是吃金镢烧，已经吃腻了，我不要了，我要

---

① 一种以面粉包裹红豆馅、状似刀柄护手的点心。

② 即 1955 年。



吃冰!”

“不吃的話，連冰都不給你吃!”

信雄連忙大口吃起來，心中却暗暗叫着母親常常說的話——夏天烤金鍰燒能有什么生意!

“這兒可不是你的廁所啊!”

貞子皺著眉頭，吆喝著跑了出去。那匹馬按照往常的習慣，在店門口固定的地方屙下了一堆糞便。

“實在很不好意思……”男子似乎不知如何道歉，招招手叫信雄過來。

“分一半給你吃，去拿個湯匙吧!”

信雄和男子面對面坐著，合吃一盤滿滿的刨冰。信雄偷偷看著男子臉上被燒傷的疤痕。左耳殘缺不全，宛如熔掉一般。信雄很想問叔叔的耳朵到底怎么了，但是三番兩次一要開口，身體就熱得發燒。

“戰爭結束後，在大阪也待了十年了，到現在還是靠拉馬車掙錢過日子!”

“你說要買貨車，是真的嗎?”

晉平在男子身旁坐下來，開口問道。

“二手的，新車怎么也買不起喔!”

“就算是二手的，貨車畢竟是貨車，也辛苦那麼久了，今後可以輕鬆啦!”

“辛苦的是那匹马。那家伙从不摆出不悦的神情，总是很认真地替我干活。”

晋平打开啤酒放在男子的面前。

“这算我请的，提前喝一杯，庆祝一下吧！”

男子谢了又谢，很高兴地喝起啤酒来。

“虽说以后开货车营生，还是得常常光顾柳食堂哪！我在这儿开店，第一位顾客就是你呢！”

“是啊！那时候这一带到处都是大火烧过的废墟啊！”

草莓色的刨冰猛然间化成一股刺痛直冲上脑门，信雄含着汤匙不由自主地扭动着身躯。晋平边说不要吃这么急，边用手掌擦拭信雄的嘴角。

“那时候小雄还在肚子里。”

男子对清扫店门口的贞子说。

“真是认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跟你也是如此……”

贞子对马儿感慨地说着，将装着水的桶子放在马的面前。马喝水的声音与远处碰碰船传来的声音，在午后溽热的店里混成一片。

男子开口说起死过一次的经验。

“我真的死过一次哪！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，那时候只知道身体一直朝黑暗的地方沉下去，突然看见好像蝴蝶的东西在眼前飞舞，我连忙用手去抓，就在抓的那一刹那

醒来了。据说我确实有五分钟左右没有呼吸，也没有心跳……一直抱着我的那个长官是这么说的。什么人死了以后一切都结束了，那绝对是骗人的。”

“战争我是受够了！”

“说不定又有哪个傻瓜开始觉得无聊难耐哩！”

男子说还要到歌岛桥便站起来，脸上不知因何事而露出愉快的神情。

“今天货堆得很多，不知道爬不爬得上船津桥的斜坡……”

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市营电车的铁轨都扭曲变形了。

“小雄，今年几岁啦？”

凝神望着马儿温柔大眼的信雄挺起胸膛回答：

“八岁了，念二年级了。”

“噢？我的孩子才五岁呢！”

信雄靠着店门口的窗户，目送着男子跟马离去。

“叔叔。”

男子应声回头看。信雄脱口叫了一声，完全无任何意思，不由得觉得害羞，怯怯地对男子笑了笑。男子也笑起来，就这样拉着马的缰绳一步步向前走。躯体肥硕的金蝇在阳光下发出晃眼的亮光追随在后面。

马无法爬上船津桥的斜坡。试了几次，总差那么一点

点，马跟男子都露出些许疲倦、焦急的模样，结果连车子、市营电车以及路上的行人都停下来看着他们。

“唷嗬！”

随着男子的吆喝声，马使出全身的力气。黄褐色的躯体上隆起奇异的肌肉疙瘩，在炎阳下剧烈震动着，大量的汗水沿着腹部滴落在地面上。

“分两次过桥怎么样？”

应晋平说话声而回头的男子大幅摇手，便绕到马车后面，用力推着车子，吆喝马儿一起登上斜坡。

“唷嗬！”

但是，马蹄却在熔成泥状的沥青上打了个滑。信雄的头顶上扬起贞子的尖叫声。

男子被突然倒退的马车撞倒，垫在满载铁屑的马车底下，先是后轮压过其腹部，接着是前轮弯过来压过胸部与脖子，再下来是拼命挣扎但不住下滑的马蹄将男子全身都踩碎了。

“小雄，不要过来！”

晋平拼命朝躺在血泊中的男子跑去，而后步履沉重地走回店里，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
“不会死吧？没事吧？”

贞子蹲在店门口，呜咽自语。晋平拿起卷好立在厨房

一隅的席子，再度走出店门。

“信雄，进来啊！”

贞子叫着，但信雄一动也不动。

晋平将席子盖在男子身上。那是张傍晚乘凉用的织花席子。信雄蹲在大太阳底下，凝视摊在灼热的沥青路上鲜艳醒目的菖蒲图案，以及其下方蜿蜒流到船津桥边的鲜血。但不久之后，就为人群遮住。

“真可怜，一定口渴了。小雄，拿水去给它喝吧！”

晋平用桶子汲水。信雄双手提着水桶，穿过马路，走近马的身旁。马嘴淌下的口水如葛粉茶一般，连同剧烈的呼气，都喷到信雄的脸上。

马并不想喝水，只以充血的眼睛交互凝视着信雄与桶子里面的水，不久又将视线移向躺在织花席子下已死的主人，一直忍耐着灼热。

“它不喝水。”

信雄跑回父亲的身旁跟他说。晋平频频擦拭着额头的汗水。

“它认为是自己杀死的……”

“那匹马会死啊！爸爸，那匹马会死啊！”

信雄的身上突然全是鸡皮疙瘩，他趴在父亲的膝盖上哭泣着。

“没有办法……爸爸还有小雄根本帮不上忙。”

马不久就被解开，不知被带往何处；只剩那辆马车，自从惨剧发生后，过了无数天，仍搁置在桥头。

风吹雨打的马车旁，站着一个没撑伞的孩子。马车上盖着粗草席，粗草席下仍是原来满载的铁屑。

台风快要来了。

窗户全都钉上木板，民宅静静蜷曲其内。稻草块、破碎的木箱残骸全随着细雨刮过路面。

信雄微微打开二楼的雨窗，凝望少年的背影。这还是他头一次这样子窥视着人。少年伫立在人车无踪的灰色道路旁，身影似乎就要被摇摆中的巨柳的绿意卷裹住。

信雄小心翼翼走下楼梯，以免吵醒父母，而后走出大门，慢慢走近少年。他全然不在意风吹雨打，不知因何缘故，就好像被什么吸引住似的。

直走至少年背后两、三步处，信雄同样伫立了一会儿，才以自己也吓了一跳的高亢声音说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少年猛然回过头来，脸上净是水滴，凝视着信雄，接着笑说：

“这铁，可以卖个很好的价钱。”

一发觉少年想偷窃铁屑，信雄高声叫着：

“不行！这是那个人的东西，你不能偷！”

信雄认为这是那个死去男子的重要的货品。

“我知道……我不是要偷……”

少年说着，再度谄媚地笑起来。但信雄依然不能安心似的监视着少年。

远方响起货船的汽笛声，同时雨势突然变大了。倾盆大雨中，信雄悄悄窥看少年的脸庞。他有一双可爱、令人产生好感的圆眼睛，厚厚的嘴唇半开着，可以看见里头白白的小牙齿。

“这些铁是那个马车叔叔的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信雄点点头，心想少年怎么会知道这件事。

“那位叔叔，前一阵子在这儿死去了。”

信雄向上翻了翻眼珠子，喃喃自语。每当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他总是以这个动作来衔接。

“那家伙，常到我家来呢。”

少年从嘴中吐出这些话，眼睛眨也不眨一直注视信雄的脸孔。两人默默凝视彼此好一会儿。

“我家在那儿。”

突然，少年指向土佐堀川的方向，然而在朦胧的雨景远方，只隐隐约约看见桥上的栏杆耸立于风雨之中。

“在哪里？看不见啊。”

少年穿越过市营电车的铁轨，往端建藏桥上跑去，信雄也尾随在后。

“那儿呀。在那个桥下……喏，就是那艘船。”

仔细一看，凑桥下方的确系着一艘小船，但在信雄眼中，它却像是一团缠绕在桥桁上的秽物。

“就是那艘小船。”

“……你住在船上啊？”

“是啊！本来住在上游，昨天才移到那里。”

少年双手托腮倚在栏杆上，信雄也学样站旁边。信雄个子略高了一点。

“不冷吗？”

少年问道。

“嗯！不冷……”

两人浑身都湿透了。风雨从侧面吹打过来，正想着雨势会变大时偏又转小了，一会儿又变大，就这样子雨时大时小反复不停。

就在此时，一直茫然俯视着混浊的河水渐渐涨升至住家底下的少年，突然抓住信雄的肩膀大声叫起来。

“妖怪！”

“什么？什么妖怪？”



信雄循着少年的视线，往下探视微暗的水面。

“鲤鱼精哪！你看那儿，那里啊，有一条好大的鲤鱼在游泳！”

哗啦啦下不停的雨落在泥土色的川面，形成无数的波纹，深蓝的雨水不断绘出竖条纹图案，在其中形成漩涡，麇集而至的污秽物冲撞桥桁后，也随着水势不断旋转。信雄用手拭去雨滴，拼命地往河面上探看。

“哇！”

一看，不由得高声叫起来。淡墨色的大鲤鱼好像随雨浮上来一般，在水面上缓缓地画着圆圈。

“这么大的鲤鱼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！”

事实上，鲤鱼的长度大约有信雄的身高那么长，一片一片的鱼鳞边缘还镶滚着淡红的线，圆滚滚的躯体下方似乎还放射出某种妖异的光芒。

“连这一次，我已经见过三次了，在以前我住的地方见过两次。”

少年说着便凑近信雄的耳边交代：

“不可以对别人说哦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看见这条鲤鱼的事啊。”

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人说，信雄还是咬着嘴